

怪異回憶

墟里

珍妮洛森(Jenny Lawson)的父親「瘋瘋癲癲」：他以製馴動物標本為生，曾送女兒一浴缸泥熊作為生日禮物，還用家中冰櫃活活凍死過一條碩大的響尾蛇。洛森是擁有百萬讀者、屢獲大獎的部落客寫手，她的回憶錄《讓我們假裝這事從未發生過》就講述了這樣一個在怪異家庭長大成人的故事。

她於上世紀七十年代出生在美國得克薩斯州的一個小鎮，一家四口還包括退伍軍人父親、母親和妹妹，生活拮据。實體書中她繼續發揮網絡寫作的風格，以諷刺幽默的筆觸描繪灰暗辛酸的記憶。書中父親的軼事還有：用帶血的松鼠皮做木偶哄女兒；開車時把她甩出車外，在停車場拖了好幾尺；說要帶她們姊妹去看電影，等孩子興奮不已地想好了要看的片子，卻說沒錢。

書中談到作者的其他經歷：工作，戀愛，結婚，生育，也說到夫妻相處、迷路、交朋友、做家務等瑣事。即便是痛苦的實事，洛森也能敘述得妙趣橫生。如，她有遺傳性關節炎，需要針灸治療。她一面記錄四十四次針刺、拔火罐、喝中藥，另一面發表奇談怪論：藥味像沒洗的臭襪子。她因為習慣性流產大量用藥，終於生下女兒，對艱辛、痛楚、羞辱的經歷嬉笑怒罵後，她記下的是嬰兒在懷抱中的神奇。

洛森說，所有那些我們感覺最可怕、最想忘卻的瞬間才讓我們真正成長為自己。她的怪異回憶錄展示的其實是勇敢面對挑戰的正能量。

為了外出旅行，就要趕稿。寫多一些文章，才能安心去玩。在這個時候，寫專欄就成了一種負擔。

回憶自己寫專欄的經驗。寫了多年，回想起來，最辛苦的一段，應該是當年為《東方日報》寫專欄的時候。並不是《東方》的專欄難寫，而是在那段時間內，我第一次懷孕、分娩、坐月子。過程辛苦，居然一次都沒有脫稿，想想也不容易。

我是開刀分娩的。第二天就開始寫稿，記得母親見到就驚呼：「你都不休息，以後身體會出毛病有後遺症的。」母親的嘮叨，我當成耳邊風。主要是想到，既然老總梁小中先生看中了，給我寫專欄的機會，我怎麼能夠不負責任，辜負他的期望？

出了院回到家裡，一個新手母親，雞手鴨腳「湊仔」，已夠戰戰兢兢，還要掛着趕稿。晚上兒子哭鬧，沒睡好，早上昏昏沉沉，仍然要寫專欄，的確難為自己。當然，任何苦日子，回想起來，沒有了苦澀，只會肯定自己曾經的努力。

寫專欄其中的一個好處，就是親朋好友可以很清楚地知道你的近況。那在路上遇到十多年未見的舊同事，他說我天天看你專欄，那就好多了，我說：那就知道我的近況了。其實，那就不用知道近況，還會知道我的思想和觀點。長期讀一個人的專欄，會了解得相當深入。

旅行與趕稿

舒非

近年來有個新名詞，叫「無差別殺人」，是指那種沒有預先計劃、和被害人沒有怨仇、完全是臨時起意、隨機選擇作案目標的案件。近日台灣捷運江子翠站發生的鄭捷殺人事件，便近似無差別殺人。

電視上看到這個年輕人，目光渙散，木無表情，殺人之後還是麻木，這就是一個問題。一個孩子的問題，一定是父母的問題，雖然現在他們一定心痛欲絕，但還是不能推卸他們的責任。

有心理學家推測這種犯罪份子幼年曾受到虐待，也有人說他過於沉迷暴力電子遊戲。做父母的，或許教育不當，或許沒有心思好好教育孩子，或許過於放任不加管束，總之多年來從來沒有發現孩子的心理有問題，也從來不對他的生活細節有足夠的關心，這樣的父母無論如何都是失職。

孩子和父母之間沒有溝通，做父母的也就無從得知孩子的心事，孩子面對無窮的孤寂和懊惱，一個人不斷鑽牛角尖，越鑽越深，進得去出不來，慢慢便養成了反社會的意識，以整個社會為敵，最後就實行「無差別殺人」——罪惡就是這樣煉成的。

和氣

清荷詠

有好幾本書要寄，往郵局排隊。上郵局的經驗多是愉快的：對親友的思想，憑小小的郵票就寄託了；況且電子郵件流行，寄信已是古典式浪漫。更兼郵局職員有禮，效率很高。

櫃檯對面有貼牆窄桌，供市民整理郵件。稱了重量，買了郵票，便在窄桌之上貼郵票；不過一轉頭而已，怎麼盛海綿蘸水的小碟忽然失蹤？幾秒前剛用過的。原來身邊忽然來了一位大學生模樣的女子，她把海綿從桌中央挪走，移往她右側。那位置，在桌的右上角，不只最接近她，也最方便她用右手來貼郵票。窄桌雖小，卻能擠上四個人，貼郵票用的濕海綿，以前有兩塊的，但在僅得一塊時，置中是最合理的。

郵票尚未貼完，難道要上肢右傾，拉長手臂，飛象過海，把水蘸取？如此舉動，來回數番，只怕會入侵他人的空間。若是不甘示弱，猛然出手，把海綿奪回，擺在原本位置；那可能是一場好戲，兩個成年人，為了一塊海綿，竟激起暗湧。金庸小說中，有一節寫二人，在獨木橋上，各佔一端，爭先過橋，誰也不肯後退，僵持良久。現實人生，常有相似矛盾。輕輕地提醒，淡淡地表述，她聽了馬上退回，也輕輕地道歉。

無差別殺人

斯人

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們進入了中性時代。去年十一月一號開始，德國的出生證明有新增加白選項，以代表中性，方便具有雙重性徵的人，長大後可自行決定當男人或女人，甚至可於終生當中性人。

澳洲更早，二〇一一年就已經讓公民在護照性別欄中選擇X，新西蘭隨後跟進。從此一不男不女，成為事實，不再是罵人的話。

臉譜更進一步，用戶的性別欄除了「男性」、「女性」選項外，更有五十六個個性別認同選項，供使用者選擇。包含無性向、雙性、男變女、女變男、跨性別等等。

這個社會現在稱為「多元文化社會」，平日常出現很多類型的文化，但不但不能被視，更應多加尊重，以免被提告。總之，這世界已不是我我們熟悉的世界。人性總是有界限的，過了界限，就進入魔道。

很想知道：多元文化社會，包不包括認狗為子？如果很喜歡一隻寵物，可否作為遺產繼承人？今後人獸交是否有機會合法？

聽起來瘋狂，但當社會進入魔道，什麼瘋狂行為都不會合法化；就像人的性別也可以忽然變成五六十種一樣。

以「多元文化」為旗號，魔道也得了正正之旗，若是反對，就是反潮流。那天看一個潮流最火紅的歌唱選秀節目，評判席竟出現了一位妖艷無比的女人，一開腔，竟然是個男的。

如果連評判都如此前衛，參賽的表演者豈不是更跨性別地過界？我們還要進之為之，否則就是政視。從演藝界開始，如果有天不男不女進入教育界、政治界、男女莫辨，不再大驚小怪，這將是何等怪異。

我的最後一課

姍而

法國都德的《最後一課》，是短篇小說經典。在世紀的普法戰爭中，法國戰敗，一所小學被迫結束法語授課，教師韓麥爾用法語寫下最後一課課後，在黑板上寫下：法蘭西萬歲！小說寫出了歷史，也塑造了一個法國愛國知識分子的形象。

最後一課便帶上了點悲壯色彩。我的工作性質決定了常有自己的最後一課，但它們結束得都很平淡。

有個課程我一教就是十五年，比較算我教課的時日較多。幾個月前決定辭職，於是便有了這個課程的「最後一課」。辭教原因非常簡單，也非常平俗，僅只有兩個字：厭倦。

算了算，在這所學校教過這門課程教過學生超過兩千。這課程是工具性的，與創意無關，可發揮的餘地有限。再說，過去這多年，香港自彈自的小學已開始學習這門課，整體水平已有長足進步，課程便顯得滯後了。教着教着某日心生厭倦，明白是時候離開它了。天下本無不散之筵席，客人入席離開更屬正常。之前已有同事離席，現在該是我了。

有了這個打算，便向有關人士打了招呼。從那天起彷彿卸下了重擔，日子變得輕鬆。隨著最後一課的來臨，對未來還有這些憧憬。最後一課，我向學生告了別，學生鼓了掌，有的要求合照。

很好，很普通的是「最後一課」。此刻想的是《菜根譚》的半句話：閒看庭前花開花落；漫聽天外雲捲雲舒。告別了這課程，我也因此優哉游哉。

生命特寫

雅俗坊

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們進入了中性時代。去年十一月一號開始，德國的出生證明有新增加白選項，以代表中性，方便具有雙重性徵的人，長大後可自行決定當男人或女人，甚至可於終生當中性人。

澳洲更早，二〇一一年就已經讓公民在護照性別欄中選擇X，新西蘭隨後跟進。從此一不男不女，成為事實，不再是罵人的話。

臉譜更進一步，用戶的性別欄除了「男性」、「女性」選項外，更有五十六個個性別認同選項，供使用者選擇。包含無性向、雙性、男變女、女變男、跨性別等等。

這個社會現在稱為「多元文化社會」，平日常出現很多類型的文化，但不但不能被視，更應多加尊重，以免被提告。總之，這世界已不是我我們熟悉的世界。人性總是有界限的，過了界限，就進入魔道。

很想知道：多元文化社會，包不包括認狗為子？如果很喜歡一隻寵物，可否作為遺產繼承人？今後人獸交是否有機會合法？

聽起來瘋狂，但當社會進入魔道，什麼瘋狂行為都不會合法化；就像人的性別也可以忽然變成五六十種一樣。

以「多元文化」為旗號，魔道也得了正正之旗，若是反對，就是反潮流。那天看一個潮流最火紅的歌唱選秀節目，評判席竟出現了一位妖艷無比的女人，一開腔，竟然是個男的。

如果連評判都如此前衛，參賽的表演者豈不是更跨性別地過界？我們還要進之為之，否則就是政視。從演藝界開始，如果有天不男不女進入教育界、政治界、男女莫辨，不再大驚小怪，這將是何等怪異。

回憶父親二三事

阿濃

父親節將至，一份刊物約我訪問，談談我與父親的往事。父親離世二十一年了，記憶中比較清晰的有幾件事。

較早的記憶是跟他去釣魚。離家不遠有一個小湖，名叫洗馬池，據說是岳飛洗馬的地方。湖裡有不少鯽魚。父親自己會把縫衣針屈成釣鉤，在陰濕的地方掘蚯蚓作餌。他是用魚竿釣的，後園竹林裡有竹竿任他選擇。

他揀一處蔭涼的地方坐下，我靜靜坐在他後面，跟他一樣留意着浮子的動靜。浮子顫動幾下，猛的向下一沉，表示魚吃餌了，這時把魚竿一提，魚絲拉直，一條鯽魚濺刺刺從水中被拉出來。釣到兩三條父親就凱旋回家，一家人連鍋都有魚吃了。

父親有很多藏書，我囫圇吞棗地看過不少。一個秋夜，忽然聽到屋外有波濤洶湧、萬馬奔騰的聲音。與父親同住屋外找尋聲音來源。但見明月在天，聲在樹梢，但樹枝紋絲不動，十分怪異。父親說這是「秋聲賦」，回到屋內，從《古文評註》找出歐陽修那篇《秋聲賦》，講解給我聽，留下深刻印象。

每到農曆新年，鎮上大商店都找父親寫春聯。寫好的由我幫他一同放在地上晾乾。地上放滿了，只稍下狹窄的通道。有一年他貼在自家門上的是「英雄本色，名士風流」，那種自負勁，真使我服了他。

紐約抒懷

紐約抒懷

拉盛是我很熟悉的地方，我自然會給他指路。他先是不予理會，後來竟然相信北島！北島那篇宏文中極度誇張地描繪了我的糊塗。

聽引介的朋友提到我的名字，他立即表示知道。我看他認真的樣子，馬上想到了那篇北島的文章，已經聽他在說：「你就是大家聚會正高興時急着他趕火車回家的……」後面便要說到我那篇風暴受歡迎。我想那是對誇張的喜愛，何況還是詩人筆下誇張的誇張。

有次奇峰開車，在法拉盛迷了路。法拉盛是我很熟悉的地方，我自然會給他指路。他先是不予理會，後來竟然相信北島！北島那篇宏文中極度誇張地描繪了我的糊塗。

採蘋

採蘋

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們進入了中性時代。去年十一月一號開始，德國的出生證明有新增加白選項，以代表中性，方便具有雙重性徵的人，長大後可自行決定當男人或女人，甚至可於終生當中性人。

澳洲更早，二〇一一年就已經讓公民在護照性別欄中選擇X，新西蘭隨後跟進。從此一不男不女，成為事實，不再是罵人的話。

臉譜更進一步，用戶的性別欄除了「男性」、「女性」選項外，更有五十六個個性別認同選項，供使用者選擇。包含無性向、雙性、男變女、女變男、跨性別等等。

這個社會現在稱為「多元文化社會」，平日常出現很多類型的文化，但不但不能被視，更應多加尊重，以免被提告。總之，這世界已不是我我們熟悉的世界。人性總是有界限的，過了界限，就進入魔道。

很想知道：多元文化社會，包不包括認狗為子？如果很喜歡一隻寵物，可否作為遺產繼承人？今後人獸交是否有機會合法？

聽起來瘋狂，但當社會進入魔道，什麼瘋狂行為都不會合法化；就像人的性別也可以忽然變成五六十種一樣。

以「多元文化」為旗號，魔道也得了正正之旗，若是反對，就是反潮流。那天看一個潮流最火紅的歌唱選秀節目，評判席竟出現了一位妖艷無比的女人，一開腔，竟然是個男的。

如果連評判都如此前衛，參賽的表演者豈不是更跨性別地過界？我們還要進之為之，否則就是政視。從演藝界開始，如果有天不男不女進入教育界、政治界、男女莫辨，不再大驚小怪，這將是何等怪異。

中性時代

葉特生

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們進入了中性時代。去年十一月一號開始，德國的出生證明有新增加白選項，以代表中性，方便具有雙重性徵的人，長大後可自行決定當男人或女人，甚至可於終生當中性人。

澳洲更早，二〇一一年就已經讓公民在護照性別欄中選擇X，新西蘭隨後跟進。從此一不男不女，成為事實，不再是罵人的話。

臉譜更進一步，用戶的性別欄除了「男性」、「女性」選項外，更有五十六個個性別認同選項，供使用者選擇。包含無性向、雙性、男變女、女變男、跨性別等等。

這個社會現在稱為「多元文化社會」，平日常出現很多類型的文化，但不但不能被視，更應多加尊重，以免被提告。總之，這世界已不是我我們熟悉的世界。人性總是有界限的，過了界限，就進入魔道。

很想知道：多元文化社會，包不包括認狗為子？如果很喜歡一隻寵物，可否作為遺產繼承人？今後人獸交是否有機會合法？

聽起來瘋狂，但當社會進入魔道，什麼瘋狂行為都不會合法化；就像人的性別也可以忽然變成五六十種一樣。

以「多元文化」為旗號，魔道也得了正正之旗，若是反對，就是反潮流。那天看一個潮流最火紅的歌唱選秀節目，評判席竟出現了一位妖艷無比的女人，一開腔，竟然是個男的。

如果連評判都如此前衛，參賽的表演者豈不是更跨性別地過界？我們還要進之為之，否則就是政視。從演藝界開始，如果有天不男不女進入教育界、政治界、男女莫辨，不再大驚小怪，這將是何等怪異。

和氣

清荷詠

有好幾本書要寄，往郵局排隊。上郵局的經驗多是愉快的：對親友的思想，憑小小的郵票就寄託了；況且電子郵件流行，寄信已是古典式浪漫。更兼郵局職員有禮，效率很高。

櫃檯對面有貼牆窄桌，供市民整理郵件。稱了重量，買了郵票，便在窄桌之上貼郵票；不過一轉頭而已，怎麼盛海綿蘸水的小碟忽然失蹤？幾秒前剛用過的。原來身邊忽然來了一位大學生模樣的女子，她把海綿從桌中央挪走，移往她右側。那位置，在桌的右上角，不只最接近她，也最方便她用右手來貼郵票。窄桌雖小，卻能擠上四個人，貼郵票用的濕海綿，以前有兩塊的，但在僅得一塊時，置中是最合理的。

郵票尚未貼完，難道要上肢右傾，拉長手臂，飛象過海，把水蘸取？如此舉動，來回數番，只怕會入侵他人的空間。若是不甘示弱，猛然出手，把海綿奪回，擺在原本位置；那可能是一場好戲，兩個成年人，為了一塊海綿，竟激起暗湧。金庸小說中，有一節寫二人，在獨木橋上，各佔一端，爭先過橋，誰也不肯後退，僵持良久。現實人生，常有相似矛盾。輕輕地提醒，淡淡地表述，她聽了馬上退回，也輕輕地道歉。

無差別殺人

斯人

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們進入了中性時代。去年十一月一號開始，德國的出生證明有新增加白選項，以代表中性，方便具有雙重性徵的人，長大後可自行決定當男人或女人，甚至可於終生當中性人。

澳洲更早，二〇一一年就已經讓公民在護照性別欄中選擇X，新西蘭隨後跟進。從此一不男不女，成為事實，不再是罵人的話。

臉譜更進一步，用戶的性別欄除了「男性」、「女性」選項外，更有五十六個個性別認同選項，供使用者選擇。包含無性向、雙性、男變女、女變男、跨性別等等。

這個社會現在稱為「多元文化社會」，平日常出現很多類型的文化，但不但不能被視，更應多加尊重，以免被提告。總之，這世界已不是我我們熟悉的世界。人性總是有界限的，過了界限，就進入魔道。

很想知道：多元文化社會，包不包括認狗為子？如果很喜歡一隻寵物，可否作為遺產繼承人？今後人獸交是否有機會合法？

聽起來瘋狂，但當社會進入魔道，什麼瘋狂行為都不會合法化；就像人的性別也可以忽然變成五六十種一樣。

以「多元文化」為旗號，魔道也得了正正之旗，若是反對，就是反潮流。那天看一個潮流最火紅的歌唱選秀節目，評判席竟出現了一位妖艷無比的女人，一開腔，竟然是個男的。

如果連評判都如此前衛，參賽的表演者豈不是更跨性別地過界？我們還要進之為之，否則就是政視。從演藝界開始，如果有天不男不女進入教育界、政治界、男女莫辨，不再大驚小怪，這將是何等怪異。

我的最後一課

姍而

法國都德的《最後一課》，是短篇小說經典。在世紀的普法戰爭中，法國戰敗，一所小學被迫結束法語授課，教師韓麥爾用法語寫下最後一課課後，在黑板上寫下：法蘭西萬歲！小說寫出了歷史，也塑造了一個法國愛國知識分子的形象。

最後一課便帶上了點悲壯色彩。我的工作性質決定了常有自己的最後一課，但它們結束得都很平淡。

有個課程我一教就是十五年，比較算我教課的時日較多。幾個月前決定辭職，於是便有了這個課程的「最後一課」。辭教原因非常簡單，也非常平俗，僅只有兩個字：厭倦。

算了算，在這所學校教過這門課程教過學生超過兩千。這課程是工具性的，與創意無關，可發揮的餘地有限。再說，過去這多年，香港自彈自的小學已開始學習這門課，整體水平已有長足進步，課程便顯得滯後了。教着教着某日心生厭倦，明白是時候離開它了。天下本無不散之筵席，客人入席離開更屬正常。之前已有同事離席，現在該是我了。

有了這個打算，便向有關人士打了招呼。從那天起彷彿卸下了重擔，日子變得輕鬆。隨著最後一課的來臨，對未來還有這些憧憬。最後一課，我向學生告了別，學生鼓了掌，有的要求合照。

很好，很普通的是「最後一課」。此刻想的是《菜根譚》的半句話：閒看庭前花開花落；漫聽天外雲捲雲舒。告別了這課程，我也因此優哉游哉。

旅行與趕稿

舒非

近年來有個新名詞，叫「無差別殺人」，是指那種沒有預先計劃、和被害人沒有怨仇、完全是臨時起意、隨機選擇作案目標的案件。近日台灣捷運江子翠站發生的鄭捷殺人事件，便近似無差別殺人。

電視上看到這個年輕人，目光渙散，木無表情，殺人之後還是麻木，這就是一個問題。一個孩子的問題，一定是父母的問題，雖然現在他們一定心痛欲絕，但還是不能推卸他們的責任。

有心理學家推測這種犯罪份子幼年曾受到虐待，也有人說他過於沉迷暴力電子遊戲。做父母的，或許教育不當，或許沒有心思好好教育孩子，或許過於放任不加管束，總之多年來從來沒有發現孩子的心理有問題，也從來不對他的生活細節有足夠的關心，這樣的父母無論如何都是失職。

孩子和父母之間沒有溝通，做父母的也就無從得知孩子的心事，孩子面對無窮的孤寂和懊惱，一個人不斷鑽牛角尖，越鑽越深，進得去出不來，慢慢便養成了反社會的意識，以整個社會為敵，最後就實行「無差別殺人」——罪惡就是這樣煉成的。

和氣

清荷詠

有好幾本書要寄，往郵局排隊。上郵局的經驗多是愉快的：對親友的思想，憑小小的郵票就寄託了；況且電子郵件流行，寄信已是古典式浪漫。更兼郵局職員有禮，效率很高。

櫃檯對面有貼牆窄桌，供市民整理郵件。稱了重量，買了郵票，便在窄桌之上貼郵票；不過一轉頭而已，怎麼盛海綿蘸水的小碟忽然失蹤？幾秒前剛用過的。原來身邊忽然來了一位大學生模樣的女子，她把海綿從桌中央挪走，移往她右側。那位置，在桌的右上角，不只最接近她，也最方便她用右手來貼郵票。窄桌雖小，卻能擠上四個人，貼郵票用的濕海綿，以前有兩塊的，但在僅得一塊時，置中是最合理的。

郵票尚未貼完，難道要上肢右傾，拉長手臂，飛象過海，把水蘸取？如此舉動，來回數番，只怕會入侵他人的空間。若是不甘示弱，猛然出手，把海綿奪回，擺在原本位置；那可能是一場好戲，兩個成年人，為了一塊海綿，竟激起暗湧。金庸小說中，有一節寫二人，在獨木橋上，各佔一端，爭先過橋，誰也不肯後退，僵持良久。現實人生，常有相似矛盾。輕輕地提醒，淡淡地表述，她聽了馬上退回，也輕輕地道歉。

無差別殺人

斯人

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們進入了中性時代。去年十一月一號開始，德國的出生證明有新增加白選項，以代表中性，方便具有雙重性徵的人，長大後可自行決定當男人或女人，甚至可於終生當中性人。

澳洲更早，二〇一一年就已經讓公民在護照性別欄中選擇X，新西蘭隨後跟進。從此一不男不女，成為事實，不再是罵人的話。

臉譜更進一步，用戶的性別欄除了「男性」、「女性」選項外，更有五十六個個性別認同選項，供使用者選擇。包含無性向、雙性、男變女、女變男、跨性別等等。

這個社會現在稱為「多元文化社會」，平日常出現很多類型的文化，但不但不能被視，更應多加尊重，以免被提告。總之，這世界已不是我我們熟悉的世界。人性總是有界限的，過了界限，就進入魔道。

很想知道：多元文化社會，包不包括認狗為子？如果很喜歡一隻寵物，可否作為遺產繼承人？今後人獸交是否有機會合法？

聽起來瘋狂，但當社會進入魔道，什麼瘋狂行為都不會合法化；就像人的性別也可以忽然變成五六十種一樣。

以「多元文化」為旗號，魔道也得了正正之旗，若是反對，就是反潮流。那天看一個潮流最火紅的歌唱選秀節目，評判席竟出現了一位妖艷無比的女人，一開腔，竟然是個男的。

如果連評判都如此前衛，參賽的表演者豈不是更跨性別地過界？我們還要進之為之，否則就是政視。從演藝界開始，如果有天不男不女進入教育界、政治界、男女莫辨，不再大驚小怪，這將是何等怪異。

我的最後一課

姍而

法國都德的《最後一課》，是短篇小說經典。在世紀的普法戰爭中，法國戰敗，一所小學被迫結束法語授課，教師韓麥爾用法語寫下最後一課課後，在黑板上寫下：法蘭西萬歲！小說寫出了歷史，也塑造了一個法國愛國知識分子的形象。

最後一課便帶上了點悲壯色彩。我的工作性質決定了常有自己的最後一課，但它們結束得都很平淡。

有個課程我一教就是十五年，比較算我教課的時日較多。幾個月前決定辭職，於是便有了這個課程的「最後一課」。辭教原因非常簡單，也非常平俗，僅只有兩個字：厭倦。

算了算，在這所學校教過這門課程教過學生超過兩千。這課程是工具性的，與創意無關，可發揮的餘地有限。再說，過去這多年，香港自彈自的小學已開始學習這門課，整體水平已有長足進步，課程便顯得滯後了。教着教着某日心生厭倦，明白是時候離開它了。天下本無不散之筵席，客人入席離開更屬正常。之前已有同事離席，現在該是我了。

有了這個打算，便向有關人士打了招呼。從那天起彷彿卸下了重擔，日子變得輕鬆。隨著最後一課的來臨，對未來還有這些憧憬。最後一課，我向學生告了別，學生鼓了掌，有的要求合照。

很好，很普通的是「最後一課」。此刻想的是《菜根譚》的半句話：閒看庭前花開花落；漫聽天外雲捲雲舒。告別了這課程，我也因此優哉游哉。

生命特寫

雅俗坊

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們進入了中性時代。去年十一月一號開始，德國的出生證明有新增加白選項，以代表中性，方便具有雙重性徵的人，長大後可自行決定當男人或女人，甚至可於終生當中性人。

澳洲更早，二〇一一年就已經讓公民在護照性別欄中選擇X，新西蘭隨後跟進。從此一不男不女，成為事實，不再是罵人的話。

臉譜更進一步，用戶的性別欄除了「男性」、「女性」選項外，更有五十六個個性別認同選項，供使用者選擇。包含無性向、雙性、男變女、女變男、跨性別等等。

這個社會現在稱為「多元文化社會」，平日常出現很多類型的文化，但不但不能被視，更應多加尊重，以免被提告。總之，這世界已不是我我們熟悉的世界。人性總是有界限的，過了界限，就進入魔道。

很想知道：多元文化社會，包不包括認狗為子？如果很喜歡一隻寵物，可否作為遺產繼承人？今後人獸交是否有機會合法？

聽起來瘋狂，但當社會進入魔道，什麼瘋狂行為都不會合法化；就像人的性別也可以忽然變成五六十種一樣。

以「多元文化」為旗號，魔道也得了正正之旗，若是反對，就是反潮流。那天看一個潮流最火紅的歌唱選秀節目，評判席竟出現了一位妖艷無比的女人，一開腔，竟然是個男的。

如果連評判都如此前衛，參賽的表演者豈不是更跨性別地過界？我們還要進之為之，否則就是政視。從演藝界開始，如果有天不男不女進入教育界、政治界、男女莫辨，不再大驚小怪，這將是何等怪異。

旅行與趕稿

舒非

近年來有個新名詞，叫「無差別殺人」，是指那種沒有預先計劃、和被害人沒有怨仇、完全是臨時起意、隨機選擇作案目標的案件。近日台灣捷運江子翠站發生的鄭捷殺人事件，便近似無差別殺人。

電視上看到這個年輕人，目光渙散，木無表情，殺人之後還是麻木，這就是一個問題。一個孩子的問題，一定是父母的問題，雖然現在他們一定心痛欲絕，但還是不能推卸他們的責任。

有心理學家推測這種犯罪份子幼年曾受到虐待，也有人說他過於沉迷暴力電子遊戲。做父母的，或許教育不當，或許沒有心思好好教育孩子，或許過於放任不加管束，總之多年來從來沒有發現孩子的心理有問題，也從來不對他的生活細節有足夠的關心，這樣的父母無論如何都是失職。

孩子和父母之間沒有溝通，做父母的也就無從得知孩子的心事，孩子面對無窮的孤寂和懊惱，一個人不斷鑽牛角尖，越鑽越深，進得去出不來，慢慢便養成了反社會的意識，以整個社會為敵，最後就實行「無差別殺人」——罪惡就是這樣煉成的。

和氣

清荷詠

有好幾本書要寄，往郵局排隊。上郵局的經驗多是愉快的：對親友的思想，憑小小的郵票就寄託了；況且電子郵件流行，寄信已是古典式浪漫。更兼郵局職員有禮，效率很高。

櫃檯對面有貼牆窄桌，供市民整理郵件。稱了重量，買了郵票，便在窄桌之上貼郵票；不過一轉頭而已，怎麼盛海綿蘸水的小碟忽然失蹤？幾秒前剛用過的。原來身邊忽然來了一位大學生模樣的女子，她把海綿從桌中央挪走，移往她右側。那位置，在桌的右上角，不只最接近她，也最方便她用右手來貼郵票。窄桌雖小，卻能擠上四個人，貼郵票用的濕海綿，以前有兩塊的，但在僅得一塊時，置中是最合理的。

郵票尚未貼完，難道要上肢右傾，拉長手臂，飛象過海，把水蘸取？如此舉動，來回數番，只怕會入侵他人的空間。若是不甘示弱，猛然出手，把海綿奪回，擺在原本位置；那可能是一場好戲，兩個成年人，為了一塊海綿，竟激起暗湧。金庸小說中，有一節寫二人，在獨木橋上，各佔一端，爭先過橋，誰也不肯後退，僵持良久。現實人生，常有相似矛盾。輕輕地提醒，淡淡地表述，她聽了馬上退回，也輕輕地道歉。

無差別殺人

斯人

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們進入了中性時代。去年十一月一號開始，德國的出生證明有新增加白選項，以代表中性，方便具有雙重性徵的人，長大後可自行決定當男人或女人，甚至可於終生當中性人。

澳洲更早，二〇一一年就已經讓公民在護照性別欄中選擇X，新西蘭隨後跟進。從此一不男不女，成為事實，不再是罵人的話。

臉譜更進一步，用戶的性別欄除了「男性」、「女性」選項外，更有五十六個個性別認同選項，供使用者選擇。包含無性向、雙性、男變女、女變男、跨性別等等。

這個社會現在稱為「多元文化社會」，平日常出現很多類型的文化，但不但不能被視，更應多加尊重，以免被提告。總之，這世界已不是我我們熟悉的世界。人性總是有界限的，過了界限，就進入魔道。

很想知道：多元文化社會，包不包括認狗為子？如果很喜歡一隻寵物，可否作為遺產繼承人？今後人獸交是否有機會合法？

聽起來瘋狂，但當社會進入魔道，什麼瘋狂行為都不會合法化；就像人的性別也可以忽然變成五六十種一樣。

以「多元文化」為旗號，魔道也得了正正之旗，若是反對，就是反潮流。那天看一個潮流最火紅的歌唱選秀節目，評判席竟出現了一位妖艷無比的女人，一開腔，竟然是個男的。

如果連評判都如此前衛，參賽的表演者豈不是更跨性別地過界？我們還要進之為之，否則就是政視。從演藝界開始，如果有天不男不女進入教育界、政治界、男女莫辨，不再大驚小怪，這將是何等怪異。

我的最後一課

姍而

法國都德的《最後一課》，是短篇小說經典。在世紀的普法戰爭中，法國戰敗，一所小學被迫結束法語授課，教師韓麥爾用法語寫下最後一課課後，在黑板上寫下：法蘭西萬歲！小說寫出了歷史，也塑造了一個法國愛國知識分子的形象。

最後一課便帶上了點悲壯色彩。我的工作性質決定了常有自己的最後一課，但它們結束得都很平淡。

有個課程我一教就是十五年，比較算我教課的時日較多。幾個月前決定辭職，於是便有了這個課程的「最後一課」。辭教原因非常簡單，也非常平俗，僅只有兩個字：厭倦。

算了算，在這所學校教過這門課程教過學生超過兩千。這課程是工具性的，與創意無關，可發揮的餘地有限。再說，過去這多年，香港自彈自的小學已開始學習這門課，整體水平已有長足進步，課程便顯得滯後了。教着教着某日心生厭倦，明白是時候離開它了。天下本無不散之筵席，客人入席離開更屬正常。之前已有同事離席，現在該是我了。

有了這個打算，便向有關人士打了招呼。從那天起彷彿卸下了重擔，日子變得輕鬆。隨著最後一課的來臨，對未來還有這些憧憬。最後一課，我向學生告了別，學生鼓了掌，有的要求合照。

很好，很普通的是「最後一課」。此刻想的是《菜根譚》的半句話：閒看庭前花開花落；漫聽天外雲捲雲舒。告別了這課程，我也因此優哉游哉。

生命特寫

雅俗坊

什麼時候開始，我們進入了中性時代。去年十一月一號開始，德國的出生證明有新增加白選項，以代表中性，方便具有雙重性徵的人，長大後可自行決定當男人或女人，甚至可於終生當中性人。

澳洲更早，二〇一一年就已經讓公民在護照性別欄中選擇X，新西蘭隨後跟進。從此一不男不女，成為事實，不再是罵人的話。

臉譜更進一步，用戶的性別欄除了「男性」、「女性」選項外，更有五十六個個性別認同選項，供使用者選擇。包含無性向、雙性、男變女、女變男、跨性別等等。

這個社會現在稱為「多元文化社會」，平日常出現很多類型的文化，但不但不能被視，更應多加尊重，以免被提告。總之，這世界已不是我我們熟悉的世界。人性總是有界限的，過了界限，就進入魔道。

很想知道：多元文化社會，包不包括認狗為子？如果很喜歡一隻寵物，可否作為遺產繼承人？今後人獸交是否有機會合法？

聽起來瘋狂，但當社會進入魔道，什麼瘋狂行為都不會合法化；就像人的性別也可以忽然變成五六十種一樣。

以「多元文化」為旗號，魔道也得了正正之旗，若是反對，就是反潮流。那天看一個潮流最火紅的歌唱選秀節目，評判席竟出現了一位妖艷無比的女人，一開腔，竟然是個男的。

如果連評判都如此前衛，參賽的表演者豈不是更跨性別地過界？我們還要進之為之，否則就是政視。從演藝界開始，如果有天不男不女進入教育界、政治界、男女莫辨，不再大驚小怪，這將是何等怪異。

旅行與趕稿

舒非

近年來有個新名詞，叫「無差別殺人」，是指那種沒有預先計劃、和被害人沒有怨仇、完全是臨時起意、隨機選擇作案目標的案件。近日台灣捷運江子翠站發生的鄭捷殺人事件，便近似無差別殺人。

電視上看到這個年輕人，目光渙散，木無表情，殺人之後還是麻木，這就是一個問題。一個孩子的問題，一定是父母的問題，雖然現在他們一定心痛欲絕，但還是不能推卸他們的責任。

有心理學家推測這種犯罪份子幼年曾受到虐待，也有人說他過於沉迷暴力電子遊戲。做父母的，或許教育不當，或許沒有心思好好教育孩子，或許過於放任不加管束，總之多年來從來沒有發現孩子的心理有問題，也從來不對他的生活細節有足夠的關心，這樣的父母無論如何都是失職。

孩子和父母之間沒有溝通，做父母的也就無從得知孩子的心事，孩子面對無窮的孤寂和懊惱，一個人不斷鑽牛角尖，越鑽越深，進得去出不來，慢慢便養成了反社會的意識，以整個社會為敵，最後就實行「無差別殺人」——罪惡就是這樣煉成的。

和氣

清荷詠

有好幾本書要寄，往郵局排隊。上郵局的經驗多是愉快的：對親友的思想，憑小小的郵票就寄託了；況且電子郵件流行，寄信已是古典式浪漫。更兼郵局職員有禮，效率很高。

櫃檯對面有貼牆窄桌，供市民整理郵件。稱了重量，買了郵票，便在窄桌之上貼郵票；不過一轉頭而已，怎麼盛海綿蘸水的小碟忽然失蹤？幾秒前剛用過的。原來身邊忽然來了一位大學生模樣的女子，她把海綿從桌中央挪走，移往她